



WILEY

工作了，

这些道理你该知道

一位华尔街CEO写给子女的职场真言

BEN CARPENTER ◎ 著

龚薇 ◎ 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WILEY

工作了， 这些道理你该知道

一位华尔街CEO写给子女的职场真言

BEN CARPENTER ◎ 著

龚薇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作了, 这些道理你该知道: 一位华尔街 CEO 写给子女的职场真言/(美)卡朋特(Carpenter, B.)著; 龚薇译.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The Bigs
ISBN 978-7-5167-1732-5

I. ①工… II. ①卡…②龚… III. ①职业选择-通俗读物 IV. ①C913.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6814 号

The Bigs by Ben Carpenter, ISBN: 978-1-118-91702-2

Copyright © 2014 by Ben Carpenter,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4—7892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217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929211/64921644/84643933

发行部电话: (010) 64961894

出版社网址: <http://www.class.com.cn>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010) 80497374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配合, 大力打击盗印、销售和使用盗版图书活动, 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 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奖励。

举报电话: (010) 64954652

除非要付出努力，经历苦痛与艰难，要不然没有什么值得拥有，没有什么值得去做……我这辈子从不羡慕生活轻松的人。我羡慕的是那些生活艰难却活得很精彩的人。

——西奥多·罗斯福

序

欢迎来到“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当你开始对你自己负责的时候，当你开始上班挣钱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职业棒球大联盟”。现实世界是残酷而充满竞争的，很多事情都正等着你呢。正如《纽约客》（*The New Yorker*）这本杂志中的漫画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球场上没有人会扔给你一束捧花。



“欢迎来到职业棒球大联盟”

《纽约客》，2013年8月13日及20日

在棒球界，人们所说的“大联盟”指的就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而“欢迎来到职业棒球大联盟”这一说法特指老投手（就是漫画里脸上有胡茬的

那个)与对方球队菜鸟击球手的第一次短兵相接，向他投出一个时速超过 90 英里的快球。做出这一暴力并有潜在危险性的举动，目的是给那菜鸟一个下马威，看他是否足够坚强来跟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小伙子们打比赛。

成书缘起

我写这本书并非是因为有人向我投来了一个快球，而是我的大女儿埃弗里 (Avery) 向我投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曲线球。她大学毕业后找了一年的工作，终于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这个职位是给日间电视脱口秀节目联合执行制片人做助理。制片人凯希 (Kathy) 亲自给埃弗里打了电话，叫她这个星期一去上班——那是四天前的事了。

埃弗里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高兴坏了。这是埃弗里梦寐以求的工作，而且我知道她一定会做得很出色。我为她得到这份工作而感到欣喜若狂，嗯……直到第二天埃弗里以一封邮件的方式向她妈妈莉 (Leigh) 和我投出了一个曲线球。这封邮件是写给她的上司凯希的，主题是：“这封邮件能发吗？”邮件中写道：

嗨，凯希：

你让我啥时候开始上班都行。不过要是可以的话，我想下个星期一报到，这样的话我就有时间处理一些事儿。期待与你一起工作呀。

祝好，

埃弗里

“一些事儿?! ……下个星期一?! ”我反复读着这句话。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眼球暴突出来，血压也升高了。我并没生埃弗里的气，我这是怕。我完全明白埃弗里为什么想推迟一个星期开始上班——她要找房子。埃弗里有两个大学闺蜜可以跟她一起住，可是她找到工作以后才能找房子，而她现在迫不及待地

要从家里搬到城里去住。

我理解埃弗里想要搬家的迫切心情，而我读她的邮件的时候，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的女儿拿到了“大联盟”的工作，而她并不知道她该做的是什。对我来说，这就好比他们给了埃弗里一个在洋基队中外场打球的好机会，可是她却想问球队经理她能不能推迟报到一个星期！那一刻我意识到：作为一个 23 岁的大学毕业生，埃弗里有着不可限量的智慧和魅力，可是关于职场，她有太多东西要学。我们知道敬畏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于是我立刻给埃弗里回信，叫她不要发这封邮件，随后惊魂未定的我坐下来好好给她写了一封邮件，逐条列出她在工作中应该做的事。

几小时后，我把邮件寄给了埃弗里，同时也发给了我多年的老朋友：罗莉·比顿（Lory Beaton），她也任我的行政助理多年。罗莉很快给我回了邮件，补充了几点，她还说我应该就这个话题写本书。我从没想过写书，可是我曾经想过给三个女儿简单写一些人生建议什么的。在我出了几次健康状况之后，我觉得我比其他 55 岁的人死亡概率高得多。作为女儿们的监护人，我想确保即使我不在她们身边，她们也能从我的经验、知识乃至错误之中有所收获。

现在是周日凌晨两点半……埃弗里在外面玩到半夜刚刚回来（现在我庆幸她不是周一开始上班了）……我睡不着……我坐在厨房里……把我这些想法写下来……莉今天是第三天独自回房就寝，她说她为我这几天专注于写这本书而感到惊讶（抑或生气？）……因为之前我从未提过写书的事……她说得很有道理……而我所知道的是埃弗里得到她第一份工作的事激发了我，也把我吓着了，我得把我所想到的东西都写出来，要不我睡不着。

简介

写在成书之前

《工作了，这些道理你该知道》这本书是很特别的。它不是一本回忆录，也不是一本指导性的书；不是自我救助的书，也不是第一线的商战故事集锦。应该说这本书里包括了这些所有的内容，而且都是真实的。书中的故事都是如实描述的，提出的建议都是从我自身的经验以及我亲自所见得来的。《工作了，这些道理你该知道》这本书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组织结构形式。第一部分《如何在职场中生存、成长，并乐在其中》的写作方式采用文理学院的教育方式——教你如何思考你将会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问题。第二部分《如何把工作选对、拿下、做好》则用的是研究生院的教学方式——手把手教你如何完成那些艰巨的任务。

《工作了，这些道理你该知道》所写的也是一次疯狂之旅，写到了我如何成为一名曼哈顿著名国际投资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书中记录了我努力向上爬的同时操控着失控的局面，重重滑倒，几乎失足跌落惨死于十面埋伏之中，但我最终成功了，打下了这家大公司的半壁江山。然而，我们现在要讲的故事是我青少年时期对我心理构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事情。这能让你在听取某人建议之前真正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简介之后，我觉得我能通过你们的诚实测验了。然而你们也许会觉得我的一些判断是有问题的（退一步说）。嗯……我不想重写历史……我就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吧……

初中

七年级的春季学期我们家从密苏里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城（麻州

西南角上的一个乡村小镇)。这是我过去四年里住过的第四个州的第四个小镇。

旗杆

我的新学校是雷洛克山地区高中 (Mount Greylock Regional High)，初中部和高中部都有，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虽然学校位于山丘之上，有着跟名字一样美丽的风景，但是雷洛克山问题很多。不仅是因为学生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而且学校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上的鸿沟。这是因为这所学校既服务威廉姆斯城 [学生是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 教职工子女]，也服务雷因斯堡 (一个老铁矿，早已辉煌不再)。两个镇上男孩子的身材有着显著的区别，大概是因为水土不同吧。每个年级的孩子虽然身高大概差不多，但是雷因斯堡的男孩一般比威廉姆斯城男孩的体重多出一半，毛发则要浓密四倍。这让雷因斯堡的男生看起来年长五岁。在我的七年级课堂上有一半的男孩看起来好像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

70年代早期，在背包尚未成为学生的基本配备之前，威廉姆斯城的孩子们要在课间夹着一大摞笔记本和课本在校园里走过。而在另一头则是比较大的雷因斯堡的“学生”，学校里容不下他们 (甚至他们野得打不了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他们最大的兴趣所在是香烟、摩托和妞儿。我很快了解到雷因斯堡的这群小子所热衷的一项活动是潜伏在学校大楼里寻找毫无戒备的威廉姆斯城瘦弱男孩，把他们的书扔在地上，然后在一旁发出像土狼一样的奸笑，看着被欺负的男孩哆哆嗦嗦地拾起散落一地的书本纸张，还有散落一地的人格尊严。这是当时雷因斯堡那帮小子最喜欢的娱乐消遣。你常常会看到威廉姆斯城的初中男生课间在校园中快速跑过。他们双手像抓着微型橄榄球一样夹着书本，就好像在球场上护着球跑卫一样。雷洛克山是一个学校，但实际上其中有两个不同的世界。

作为一个威廉姆斯城的初一新生，看起来又像个豆芽菜，我可真是那帮土狼的理想猎物。在我刚到雷洛克山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一天下午，一伙看起来

更像“地狱天使”的雷因斯堡高中部的坏小子们把我抓到走廊上。他们把我拎起来往外走，这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拼命地蹬腿，扭动着身体。他们把我拎出了前门，径直向大草地中央的巨大旗杆走去。这根旗杆周围停着 25 辆校车，首尾相连排着队，等着接学生放学回家。这些校车围成一个椭圆，看起来好像是个明黄色的罗马斗兽场。

尽管我在拼命挣扎，我的裤子还是被褪到了脚踝。他们把我拎起几英尺高，把我的内裤系在旗杆上——就扯内裤这种恶作剧而言，这次恶作剧真可以算得上能够青史留名了。那些坏小子笑着勾肩搭背地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挂在旗杆上。我被吊起来三英尺高，光着的腿被裤子绑在一起。我挥动着胳膊，看起来像个要准备起飞的疯狂稻草人。我并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如此窘境（还好没有），因此这些疯狂的动作看起来像按了快进键的无声电影。

接下来我听到了可怕的声音——放学的钟声好像希区柯克谋杀案受害者一样惨叫起来。我知道，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耻辱就会像病毒蔓延一般为全校所周知。我已经准备好了要被人嘲笑一辈子了，可正在这时我的内裤突然破了，我重重地摔到了地面上，我的头弹回来撞在金属旗杆底座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这疼痛对于我所蒙受的羞辱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爬起来，提上裤子，朝着我的校车的方向挪动——我觉得自己像个被揍的晕头转向的老牛仔拖着罗圈腿蹒跚前行。与此同时，学校大门敞开了，600 个雀跃的学生拥出校门。谢天谢地，刚才那珍贵的一幕没被他们瞧见。

但我的窘事并没逃过校车司机的眼睛。此后我一上车，他就会向我投来同情的微笑，并点头致意。我们心照不宣，但那天旗杆上的耻辱会迅速在我头脑里闪回。有趣的是，在我就读于雷洛克山的四年半时间当中，就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被挂旗杆示众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更加庆幸自己千钧一发地脱险。

你们以为我会志得意满地跟你们说我是怎么英勇机智地向那些坏小子复仇的，可实际上后来他们跟我成了朋友。那都是因为冰球。第二年，我上初二的

时候成了高中校队中的一名优秀球员。冰球这项运动有着与生俱来的暴力性，这项运动是以打斗拼杀为荣的，因此雷因斯堡那些家伙们会参与这项体育运动，或者说是看得起这项运动。我跟他们一样，喜欢冰球，不喜欢学习，又有着对权威的叛逆，于是这成了我们友谊的基础。

新生

我被挂旗杆这件事是令我意外的，但我并不能用震惊一词，因为在那之前的四年里，我已经习惯了各种出乎意料。九岁以前我过得挺好，可是九岁那年，我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我生长在芝加哥郊外的一个名叫丛林湖的美丽的地方，我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二。周末的时候，我常常去亲戚家玩；阳光灿烂的夏天我就去露营。我喜欢打棒球、冰球，骑着自行车去找我所有的朋友。我当时并没想到乌云和风暴正在逼近我家阳光明媚的生活。

划破我美好生活的第一道闪电就是——搬家！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爸爸丢了在银行的饭碗。靠着他在西北大学获得的工程学学位，他在新罕普什尔州的彼得堡找到了一份工作，经营一家小工厂。我还记得我搬到那个小镇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床上不停地啜泣，妈妈在一旁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真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这次搬家之后的六年我们一直是这样：每两年我爸就会丢掉饭碗，我们这个七口之家就不得不举家搬迁。我四年级和五年级是在新罕普什尔州上的，六年级和初一在密苏里州，然后初二到高二在马萨诸塞州。在这十多年的时间当中，我在五个州辗转了六所学校。

虽说那几年频繁搬家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可是这也教会了我怎样交新朋友。体育运动帮了我很大的忙。虽然我不是个特别身强体壮的运动员，但我不拖后腿，而且还能为球队做出重大贡献。我们经常搬家是因为父亲很难保住工作，因此我们家的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没有经济保障的感觉一直存在着。

高中

把我高中时代所有麻烦都怪在雷因斯堡那帮朋友的头上是很容易的，可我

知道我得为自己的行为负主要责任。

甲壳虫

在威廉姆斯城住的时候，我家有两辆车：母亲的旅行轿车和父亲的大众甲壳虫。我不能靠近那辆贵的旅行轿车，所以就开那辆甲壳虫。那辆甲壳虫有一个问题——圆弧形的保险杠又大又显眼，我出去跟哥们喝酒的时候，好像总是因为这个而倒霉。

我屡次把甲壳虫的保险杠撞出凹痕。因为家里钱很紧张，父亲总是忽视车上这些伤，所以这辆甲壳虫很快就看起来像德比撞车大赛的老选手了。四个保险杠中的三个经常倒霉，只有一个一直看起来不错，没受过伤——直到某一天晚上它也终没能幸免。

我星夜开车回家，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早上父亲把我从床上拽下来。父亲一向脾气很好的。我挣扎着站起来，而我那个没有打孩子经验的父亲正站在那里气得发抖。最终，他气得一直摇头，好像一头要冲过来的公牛，然而他并没有冲过来，而是开始猛踢我的小腿，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气急败坏地说：“你撞坏第一个保险杠我没说什么……第二个也没有……第三个也没有……可你现在把四个都撞坏了……该死的！”

踢完最后一脚以后，父亲往后踉跄了两步。我看得出来他眼中的怒火已经熄灭。他好像对刚刚发生的事感到又惊又窘，他喃喃地说着：“那好吧”，然后走出了我的房间。父亲觉得尴尬，而我却为自己让他失望至此感到羞愧。那是最后一次父亲与他的甲壳虫为我的莽撞夜行而付出代价。

满月

虽然我对上学没什么兴趣，可我热爱运动，运动能够体现出我的竞争精神。高三那一年我被选为冰球校队的副队长。我们打完最后一场常规赛回来以前，整个赛季都很顺利。在回来的路上，因为这个赛季我们打得出乎意料的

好，我决定在大巴车窗外“挂个月亮”以示庆祝。我的教练，同时也是学校木工商店的老板，他认为把屁股露在车窗外是重大违纪，所以把我踢出了球队。只惩罚了我他还不满意，教练以此事件为由取消了雷洛克山参加西马萨诸塞州锦标赛的资格（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雷洛克山有资格参加州锦标赛）。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这件事对我而言，都是一次荒唐的反应过度，因为此事显然并没对谁造成伤害，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非常焦虑以及难堪。然而，这一事件并不足以阻止我在原来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那两个字

我高中生涯接下来的一场重头戏发生在仅仅几个月后，还是在那个赛季。我开始在校队打中外场位置。一天在训练中，我正往我的位置走的时候，听见教练冲我喊：“卡朋特——赶紧出去！”我不记得当时我在想什么，但我记得我做了什么——我一边在场上转圈一边冲教练回了一声：“Fuck You!”因为这句话，我两个赛季都不用打了。

我现在还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非得骂教练。他只是说了作为教练应该说的话。从少年棒球联合会（Little League）开始，他几乎每次训练都是这样的。我猜最好的解释就是这只是我在人生的那一阶段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延续，有时候也说不清楚。

离开

不知道我妈妈怎么说服声誉颇高的霍奇基斯（Hotchkiss）高中接受了我。我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寄宿制学校的财务相对拮据。然而，因为我那都算不上平平的成绩，我得重上高三。我也不知道我父母从哪里凑来的学费，反正凑够了。

我一踏进校园就爱上了它。学校坐落于康奈狄格州西北角的一座山丘之上。四周被高尔夫球场环绕，山下有一大片湖泊。这景色美得令人窒息。那是

学校第一年接受女生入学。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女孩子有多美，同学们有多聪明，学校的体育活动有多棒。我的同学们大多来自上中产阶级家庭（也有一些全球“知名品牌”加入其中）。对我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同学们的眼界、想法都那么开阔，对人都那么友善，这使我想起家里养的金毛猎犬。它们总是愿意接近你，知道你想跟它们做朋友。我不知道这种性格品质来源于良好的家教，还是因为从来没有遭到过扯着内裤挂在旗杆上的羞辱，但我马上决定痛改前非，很快我交到了很多新的好朋友，比“新生”那个时期多得多。

我周末到纽约市里和郊区去看我朋友的家人的时候，我有了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我并没有像俗烂桥段描述的那样被拒之门外、只有眼巴巴朝玻璃窗里头看的份儿，而是被迎进大门、以礼相待。尽管主人家诚心相待，我还是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我的直觉告诉我，要想改变这一点，就必须得取得一定的个人成就（至于是什么成就我并不清楚）。

在霍奇基斯，融入最快的办法就是在班上脱颖而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身处一个以成绩好为荣而不是认为游手好闲很酷的校园环境之中。霍奇基斯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对任何人都是如此。这所学校有意识地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在学习方面、运动方面和社交方面的能力。虽然我非常喜欢在霍奇基斯的那两年。但我仍然记得在自己或者朋友家度过难得的周末之后坐上车返回学校的感觉。我觉得胃里好像挖了一个洞，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到野兽的肚子里去了。随着车子离学校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也变得越来越安静。可是一回到学校，我就会刻苦读书，认真打球，跟我的新朋友们狂欢。因为想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不打棒球了，改打长曲棍球，虽然我还打冰球，但很快长曲棍球就成了我最喜欢的运动。我觉得自己很好，生活也很好……可是在我高三快结束的时候乌云再次席卷而来。

在威廉姆斯城工作六年之后，父亲再一次被解雇了。我家的财务状况又迅速紧张起来。父母支付不起霍奇基斯的学费了，他们也不知道我要转到哪所学校，因为父亲还没找到工作。自从我们第一次搬家以来，离开霍奇基斯是我青

少年时期最大的痛苦。我在霍奇基斯找到了归属感，但是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事，我有在意外发生时离开我的新学校的思想准备。父亲去学校招生办公室申请贷款——但是学校拒绝了，因为学校认为我家还不起贷款。不过学校给了我一大笔奖学金，这使我父母和我心里感到安慰和感激。一年以后，在霍奇基斯长曲棍球队教练的帮助下，我有幸被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录取。我在大学冰球校队打了一年，在长曲棍球校队打了四年（大四那年我是球队的副队长，但是好在那时候我不再有“挂月亮”的冲动了）。在大学里有了非常好的学习、运动以及社交经验之后，我（差不多）做好了进入大联盟的准备。

父母

几代以前，我父亲家曾经拥有一家大型的成功企业，在芝加哥非常有名。他们经营商船所需要的补给品和设备——他们是船具商（George B. Carpenter & Co.）。然而，20 世纪初期，由于新科技的出现而带来的竞争——先是火车，然后是卡车，曾经繁荣的五大湖水上贸易开始缩水。等到我父亲成年的时候，家族企业付之东流，家里金钱与生机也随之而去。父亲在一个只注重家庭的环境中长大，他没有得到多少幸福，也没有得到什么发展人际技能的机会，而这种技能在生意场上和人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单单在社交方面，我母亲的家庭跟卡朋特家是很不同的。我的外祖父阿瑟·范·弗利辛恩（Arthur Van Vliissingen）是第二代荷兰裔。他是职业作家，他顶住了大萧条的狂风，拼命赚钱养活全家，靠的是他的聪明、机智与顽强。这几个词也是对他的大女儿——我的母亲——的最好描述。

妈妈

我们从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小镇，妈妈承担起了一项把五个孩子在新社区中“隆重推出”的工作。如果老师、教练还有其他公务人员手中握有机会决定权，而妈妈又认为她的孩子能得到这些机会的话，她就会像一个老式的马车

“药品宣传表演”（卖瓶装的神奇万能药，其实主要成分是酒精）的领头人那样，厚脸皮地向他们吹嘘她的孩子们的能力。妈妈一般都是在幕后操作，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前排观看了她的吹牛表演。

我们是1967年春天搬到密苏里州的。那时候我上六年级，几个月后“爱的夏天”就要开始了。嬉皮士们要卖由音乐、毒品、政治和性解放组合而成的骗人的神奇万能药了。我喜欢音乐，至于其他我都抛诸脑后甚至不知其存在。即使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我肯定它们也会闪到一旁，好让我全身心考虑如何在两年之内换的第三所小学里交到些新朋友。

我妈妈也担心我，还担心搬家影响我本已处于中游的学习成绩。我记得跟妈妈第一次去韦伯斯特格罗夫斯的那所新学校。在妈妈让我离开她视线范围之前，她坚持我们一起去看校长。我们走进了一间很没精神的办公室，向一个很没精神的人做了自我介绍。当我们都就座的时候，校长坐在办公桌后，妈妈和我坐在桌前，“药品宣传表演”开始了。

妈妈面对唯一的观众，暖场的方式是说她听来的关于这个小镇的好处，说她听说的这个学校的制度多么多么棒。正当校长开始放松下来与办公室里的这位女士愉快交谈的时候，妈妈转入了正题。

我妈妈开始仔细地吹出一个美丽的热气球，表现坐在她身旁的这个六年级男孩的才能和潜能。这只热气球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投下柔和的光，就好像文艺复兴时期描绘圣人那种。由于我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我明白我的任务是保持沉默，以免因不合时宜的言论造成热气球的坠毁。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校长从抽屉里拿出来一张麻烦的纸——那是从新罕普什尔州的学校寄来的一张成绩单。

校长继续听着，我看到他往下看，努力想把我妈妈所说的那个天才少年跟他面前白纸黑字上显然平平的成绩挂上钩。在我妈妈要喘口气的工夫，校长想要和颜悦色地问问我成绩单上那些短处，而我妈妈可并不温和。她双眼直盯着校长的眼睛，继续吹嘘着我的长处，也说一点不明显的小缺点。“您是相信我

还是相信这张纸？”最后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我看到校长不再试图挂这个挂不上的钩了。又过了几分钟，又叹息了几声之后，校长决定自由裁量是勇气的一部分，因此他想当然地相信了我各科都学得很好。

这就是我妈妈的魅力精华所在——奉承、雄辩、哄骗，坚持不懈地运用这些力量，用她对孩子们的权威，成就卡朋特家的希望与梦想。有很多次卡朋特家的孩子们不行，或者偶尔她的魅力失灵。这些情况让我妈妈感到懊恼，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妈妈是勇往直前的，从来没有她克服不了的障碍——当然是跟孩子们坚定地站在一起。

不幸的是，有一件事妈妈没能摆平。我上大那一年的，父母离婚了。爸爸从来没跟我们谈过这件事，而妈妈谈过。她声音里带着巨大的悲伤：“我爱你们的父亲，可是我无法跟一个没有能力在感情方面互动的人维持婚姻。”在这一离婚悲剧中没有所谓的好人或坏人——只是两个一直热爱家庭的人，虽然仍爱着对方却在一段时间之后无法继续一起生活下去。

起初，我希望离婚是我最爱的这两个人正确的选择。如果离婚能给他们些许的解脱和快乐，我愿意全力支持。可是回头看看，似乎是爸妈在一起的时候生活不易，离婚之后他们生活依然艰难。在我结婚 30 年之后，我觉得没有一个所谓的正确选择。

爸爸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据我所知，父亲一生中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有家庭、同事和熟人，可是没有朋友。然而我觉得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损失。友谊并不是他所需要的，甚至是他无法适应的东西。虽然我爸爸很独，可是他是个极好的人、极好的父亲。能看到他轻松幽默的一面的人是孩子——特别是他自己的孩子。在我们五个小时候，爸爸给我们都起了昵称。我姐姐琳赛（Lindsey）叫“琳妮贝儿布朗”（Linny Bell Brown）；我是“B. 本德明甲虫”（B. Benderman Bug）；阿瑟（Arthur）是“阿图罗好男孩鸭子呱呱